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三十六

元文類卷五十三

元　蘇天爵　編

墓誌

上都留守賀公墓誌銘　　虞　集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廵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

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留守故為職㝡要焉自非罷鉅而慮周望孚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為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宅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贈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宅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

字貞卿以小字巴延行幼從魏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盍去諸工以問公公曰夫子為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為天子有天下固當下𠀤古之遐遠小君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納延叛率其兵入

冦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濟爾哈朗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輙至而公入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既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納延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懾容者唯巴延為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温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宅日上自校獵還宫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旋象師子以為

戲者截興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靷脱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以遽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内已定

每嚴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僧格之為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已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為上先言之者公當啟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改尚書省為中書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為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以為太子詹事鄂勒哲錫津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然吾

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鄂勒哲而以公為參知中書政事時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書樞密院事又拜大都督典外國之來屬者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薨於家而公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元年拜光禄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嚕噶齊延祐二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官矣上都地

寒不斂於樹蓺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逺至宫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縁為姦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予之無或失其業故來蔵市者沛然日增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内無敢欺貴人大家或以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吏凌辱僚吏榜係其民人豪横過取無可誰何公必晝奏抑治之而善

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廹暮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隷籍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强娶其婦公為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饑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為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彊之凌暴承其敎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為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祝之

關陜之亂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
速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
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
暴令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為問奈何王悟
謝之整兵以行民用安堵時方隆冬士馬凍飢縣官芻
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為感仁宗皇帝
乃命工畫公像勑學士為贊識以天子之璽而賜之俾
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上曰

祖宗以工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卧
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廷焉當是時太
師特們德爾為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
峙宿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
之又惡其帷薄之不脩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
人張弼之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為折辱留守
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致事蕭拜珠御
史中丞楊多爾濟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太

后仁恕以為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英宗皇帝之即位也特們德爾復為丞相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即誣公乗賜車出迎詔書為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見殺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己者固已盡中傷之而恩深不報者亦見及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敉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

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未暇他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為言益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姦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姦忠逆順之辨大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泰國公謚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

帷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厚恩受京邑之託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姦宄遺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襃恤之典極於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满歲而請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其年月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史非一家之私

言也託諸幽宮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予敢以為請此又惟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弼所為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為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家隰州之永和今為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諸軍鄂囉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贈雍國

夫人考仁傑光禄大夫工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陜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尼瑪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為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鄂博哈雅次適楚魯和坦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巍巍神京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

城有闕民之攸止大纛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綱挈維紀目示程維昔周卲陳實繼且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質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敭百試無替乃賛國鈞乃佐本兵乃斂長籌以督畿坰時廵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膂力則非精思弗德時入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成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

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嚣有警無遨具咨
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為
權彼兇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犄角以制
不竟于斷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為何假威神明徧
為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
沒寧豈必謂身身在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
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丘
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

山峨峨其麓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于
太史千載之傚亡愧孫子

平章政事張公墓誌銘　　虞集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
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满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
蔡國公印丞相即日以聞上為震悼勑有司贈官致賻
如禮公卿大夫相弔于朝中外聞者莫不嗟嘆異口一
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

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福寛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柔之孫故累贈推忠效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弘範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

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武大將軍管軍萬
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覲京師世
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敕入朝上親撫之因得
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
副臣上嘆曰知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
之徧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
年冬以使事入見上賞職其成立初凡内宴忠武以功
賜坐諸侯上至是時敕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

徽尤甚皆僣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倉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揺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官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卒向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于行省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已彼此為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為賊敂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

日莫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為聲勢自以所部為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讋而宅酋猶將襲公公夜

伏兵山上令之曰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蹴賊墮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屯巖者又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我矣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見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不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曁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衂官軍懼益

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鳥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宅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矟出入殺數十人及賊平郡人德公至于今祠之益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

田釁井以共賦税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頼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歳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浙省叅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為言樞密副使暗伯問公公曰見工當自言之遂召對葢張方以軍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浙省控制

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于上曰其命為副使
太師月呂魯那演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僉書果可
大用請俟宅日上曰不然是家為國家踣金蹙宋盡死
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巴圖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
耳史徒持文墨論議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此耶拜鎮
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
地賴以安焉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
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

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軍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為軍者皆其事也九還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蓰他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為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史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萬強民有殺人恃其貲得不寘獄吏陰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馬得鹽運使姦吏事根連

工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為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見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為冠衣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為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

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以朱清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闕節近倖求復相位而江浙省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驛面疏論之并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武宗皇帝時仁

宗皇帝在東宫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丞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茍不稱我任其責工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努矯詔赦天下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宫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

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太祖世祖之位隆福太后之宫也舍大明弗御天子果即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為帶受衣而辭金不允製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為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剛陛下之綱也陛下柰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

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
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
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
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
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
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
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
代遣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

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櫝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色埒默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徽政有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為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專修宰相之職爲工從之著為令教坊使曹耀珠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為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

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為太師萬
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工道德特們德爾
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為外執政工深許公言而東朝
之怒滋矣色埒默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車駕時廵
既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遣使召公宮門下以
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城明日遂出國門賢
人士大夫祖餞感歎以為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
斯事也所謂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

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卿别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渙珠往賜之酒遂拜為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夫人憂廬墓三年寢苫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三延祐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觧御衣以賜之益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為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

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珠時為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為集賢大學士先是特們德爾復為丞相以私讐殺平章蕭拜珠中丞楊多爾濟上都留守賀巴延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勑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意猶可昭雪毋

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三年秋御史大夫特克實等自上都來夜叩國北門逕入中書稱遺矯制奪執符印莫知其端久之稍有知上暴崩于南坡者公遍顧無足以共事而魏王色徹圖以親王監省公密撼之王有感動意因曰我世為國忠臣

不敢愛死事已若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非王莫敢致王曰公誠忠萬一事泄得無危乎公曰事成王之功事敗吾家甘齏粉萬死不敢以言累王於是王遣人達其書令上皇帝即位于龍居河躬行天誅罪人以次就戮及大駕至統幕公迎謁上顧問曰此張平章耶密書之來良合朕意公拜曰陛下入承宗社大義昭明皆睿斷也區區之忠何及於事上曰以日計之卿言不緩自探佩囊出片紙付翰林承旨潤徹

伯曰此當書之史眂其紙則公密書也方尚食既嘗悉輟以賜公索諾木者特們德爾之子官治書侍御史南坡之夕彀弓矢露刃以佐特克實而獨後誅有司奏當流之報許公入見曰法强盜不分首從死索諾木之逆豈止强盜之從乎發冢傷屍者亦死索諾木親斫丞相拜珠臂豈止傷屍乎逆賊無君父是無天日也豈有無天日之地而苟容其生乎遂伏誅仁廟范金為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瑪喇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知

政事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厠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强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秉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諸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得解有售珠于内府枚論之有一小者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産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

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予又手疏極論法度寛弛紀綱日壞汙穢賊虐恬不為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根德之則仁厚之澤無偏黨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上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澂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懇為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

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
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
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而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
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
間如何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
鄉里也民饑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
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敕有司畢賑之如公意又一再
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

故工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絜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逍遥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悦工稍聞之以公為愈矣起公商議中書事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强閲數月又病工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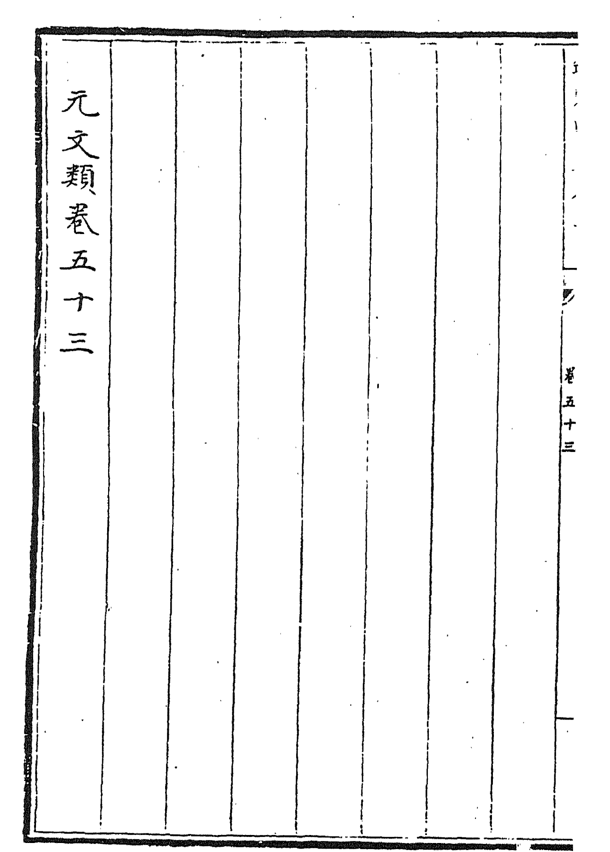
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三百餘悉還送官工閔傷其意留其俸度諸府俄而公薨公資本高明又輔以學力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挫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小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葢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强命中甞從太師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

直當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讙駭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内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悦生佚老馮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鄭氏並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官軍上萬戸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慇次適中順大夫祕書監丞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慤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千戶呼圖克特穆爾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今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洊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頟頟有城孰不

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典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昌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為人曰咈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穆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柅孰謂得君衆忤構戹既逐既藏伈伈大剛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為有言有烈相時憸壬睢盱震慴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於老成人亦

莫聞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顔安居以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雖言歸公卿近止公疾遄已公來覲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懐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勲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元文類卷五十三

元文類卷五十四

元　蘇天爵　編

墓誌

嶺北行省郎中蘓公墓誌銘　　虞　集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

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于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懐其人數十年來婚嫁畊植比于土著羊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悉被涵照咸安樂富庶忘戰鬬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没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相食或

枕籍以死日未昃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恇怯皆辭不願往獨蘇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于賑饑者明日告其長曰幙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為姦利取日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饑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饑者之死不得已饑者急在旦暮已擅發廩

急募富商大家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賈過
勿惜一日之費為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為遣
使護視賑饑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
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
千至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
使勾稽考覈參伍鈎制以相承吏守之不改易于是沿
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
家物公對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撙節

謹惜非為已私王幸察亦無以為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賈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𤁋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猶當用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

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説率僚吏往聽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為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為監察御史書吏轉户部令史歷樞密

院斷事府經歷領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强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刼持合其徒數萬淩轢州縣為姦利不法者能為明其詿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閲二歲五往返

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省壁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為檢校官得工戸二曹濫出財物數千飲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郤時宰欲殺盜内府金而

獄未具者能黜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删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辯庶弟之誣兄而奪其官者總計之益未嘗一日苟曠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

定秩而為政者吏始專之于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為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咲不妄交為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閨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

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于教子餘俸輙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欒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黒軍萬户義之孫征行百户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夭其一夭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適勸農司使宫天禎次適真定醫學録張彛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

封恭人孫男昌文于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
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没君子惜之銘曰有肅蘇
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已出
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譽譽舒舒何
行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
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彌光以亨頒頒和城興王攸
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
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從執以書孰害其人摭義抉除天

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思其人識知掾語孔文扭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緡幕府維寂邉人方懐公不少留見用駸駸而疾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為而為當辯而辯退而能思閉户深居制行甚嚴動本于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官成勗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藏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布曾以宋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已為內相尚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

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
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以為重
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
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重門西南
出曰桂華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郡城
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燹之先生得郡人黄氏
故居于孺子宅東北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
儼然立為學官矣劉公宣之侍憲郎也尤敬先生論經

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為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刼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業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于世者而終不敢以是溷先生也㑹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于江西于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煦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

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廬陵為郡在東南儒學之
士為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為
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
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為教有不止
于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
又以福清州判官政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
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弦雅瑟
而間歌以為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

容先生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為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為懼獨江西行省諮問于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為判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三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為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

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絶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
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英宗
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衮冕祀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
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凛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
學士元公明善颺言于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
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
怒不形于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
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于世教餘若天文地理方伎

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爲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
古孫男曰祖昇昉棣生寅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
葬先生于豫章城南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今
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余貞曾翰等使以書
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
年生友誼甚重集再以待制名復入史館道過豫
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琵賦二
篇命集書之益有所屬集感焉不敢不書也先

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為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脩能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弦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

光禄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巘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輙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

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
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
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
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内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
状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
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
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
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

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仕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

焉其于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薄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葢非直其强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

鄉故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為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次適吉安殷天錫孫女四人先生卒于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

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兑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吴門先生手為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為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吴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名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晋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爾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

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處集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之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為銘曰學孰為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作文孰為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罅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卿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故贈瑞安知州王公墓誌銘　虞集

昔我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故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魏晋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葢工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

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員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嘗為大明宮圖以獻世稱為絶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徧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葢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户總海運于常熟江陰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糧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

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忠於君親無以昭示於子
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言故序
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宗紹
興間其先世以武事得官為保義郎敷傳為自強生挺
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廿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
贈奉訓大夫瑞安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
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為浮屠名
善集銘曰偉哉王公即家閑封繄子之功功緜名藝仁

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徵

周母李氏墓誌銘　　虞集

鄱陽周暾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極實致之得為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暾凡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麒麟暾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悦以屬參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是時陳策進書獻歌詠者常數十

人無所遇獨暾見知時宰人人羡道暾矣一夕暾感異夢旦而治歸明日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為之喜而起後六日廼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暾聞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為榮而為慼若此惟先生辱為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為次第其語云暾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貲顯祖時榮父天驥以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

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歳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内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聰明從師而無牽于愛暱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聰明其幼禄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横山其葬處也銘曰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桉有饌兮醴有尊不少延兮誰恐樂兹丘兮勿誤

為美縣尹王君墓誌銘

李源道

君諱恵字澤民姓王氏世居中慶之晋寧後徙滇遂為

滇人曾祖考諱世㷀氏有土嘗領布燮考諱連襲職天兵南指
以其衆内屬妣張氏君軀幹魁偉識字書敏官事始為威楚屯
田大使增糧萬石第上其功至元廿五年雲南行中書省選主
定遠縣簿三十年遷武定路禄勸州判官大德元年調霑益州
判官招逃民二百五十四家三年調馬龍州判官四年擢中慶
路昆明縣尹階將仕佐郎用行中書左丞劉公之薦也省檄慮
囚多所平反在縣大興水利安集流民為户一百五十有一五
年遷同知路南州事至大三年調同知永昌州事明年改石平

州判官階將仕郎曲靖戸田有隱金穀逋懸省檄君往
括治考覈虚實區别蠲徴人稱其平延祐二年省議昆
明壯縣再除爲尹明年改宜良縣尹階承事郎嵩明有
獄五年疑不决御史屬君推按得情免死者十餘人六
年遷仁德府爲美縣尹兼勸農事脩孔子廟以館來學時
君年六十于滇城營江頭别墅將請老不許省復委推
事建昌麗江諸道至治元年夏五月涉金沙江渡瀘水
感瘴疾殆輿帰二年秋七月一日疾革越五日遺訓子

孫忠孝喪禮一則古毋從僰俗語畢而逝年六十有二越八日葬昆明善陀之西岡三娶皆張氏子男十人曰明沅江路總管照磨曰昇仁德路儒學教授曰慶習國言曰忠府學生曰益監稅曰其曰海曰良曰讓曰某未仕女四皆適右族孫男若干人既葬諸孤俾書乞銘其墓嗚呼滇南之壤地大矣自歸我職方氏六七十年朝建置省憲以控之官府章程文物品式幾與上國齒振古無倖也然其人如勞深靡落相倚為習獷悍喜爭尚

有禮義所不能盡化者萬里走書為其先求不朽計如王氏子者能幾人哉予嘗廉部徼南益悉其為人方以變俗為事乃不果辭銘之以為南人勸庶幾有聞風而起者銘曰維南有滇限邛僰皇風遠被為樂國生斯牧斯楊乃職半剌六州宰四邑民鴻勞止我為息獄犴有究我為直天之報爾亦云極子孫𫘤𫘤孔蕃殖喪子因俗古是式遺言四方可作則矧乃要荒阻重譯西冏之麓即藏室永垂厥聲有樂石

安定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馬祖常

夫人王氏故贈翰林直學士安定郡侯胡公諱某之夫人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㬎之母也世為浚都鄢陵人父諱貞伯始宅安陽兄諱穀由地官屬出主襄陽穀城二縣簿夫人在父母家時雖鍾愛于其親而食與衣常後于兄嫂及歸胡氏事安定公持婦道終其身無懈容親紡績組紃之工弗好世之侈靡華飾以儉以勤相安定公家政卒能有成慈睦仁祥族姻託之夫

人有子二人長即治書次規業儒山東憲府辟署書吏補典寶監令史治書甫卝夫人謂安定公曰是兒資頴悟可令就學也遂求經師講先王禮樂詩書之義善屬文未冠令譽日著起家為大都儒學録大都四方髦俊輻湊于是治書學益碩大名益光顯矣省臺交薦于上歷監察御史右司都事左司員外郎工部侍郎丁安定公艱吉服浹月即拜令官使者及門致禮意敦請治書以侍夫人榮養為辭夫人曰兒來前吾有訓汝承吾

志吾逮事舅姑汝先考及我教汝胡氏之宗事其在汝

乎今國家命汝為臺臣西南四省四憲之評議屬之汝

其速行毋以我養為辭焉治書上事半月夫人訃至徒

御不戒號泣東出及安陽喪次銜哀具書告其友馬祖

常曰奚不孝先妣安定郡夫人以至順元年六月六日

卒將以七月三日祔葬于先考安定郡侯之塋里人社

愚為之狀矣請吾友為埋銘以刻之嗚呼人之生有男

女焉幸而為男子或有所樹立于世則不與百物俱盡

幸而為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之惟恐其久生而何死之恤也夫人女子也為女而能賢為婦而能孝為母而能慈從其夫子有官有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矣宜乎富貴壽考享厚生之福也歟祖常與治書同學古文使為銘義不讓廼銘而俟諸來者銘曰在相安陽有貞慈母啓封湯沐賦安定畝煒其輝光夫人象服柔嘉有儀百麗子福少也稚弱玉節閨房歸于夫家組紃含章敎子俎豆不繫于遷弗雕其全而人咸天詩書禮樂六

藝之師起其施施居其孜孜廼成治書懋官臺臣又成典寶克昌克寅克昌克寅亦既多淑善後無疑譬彼種稑我稼則穫且㑊錢鏄洹泉出山糾流相西鬱鬱栢松膂蔚之隮允矣安定幽宫是域夫人祔之協其龜食孫子爰殖我銘不泐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揭傒斯

大德中勲臣楚國公之季子帥湖南有所愛掾廬陵范君元亨其强斂之才廉正之節風動千里人不畏帥而

貴元亨時余在長沙數與之遇而不敢一詣門恐涸君
道後二十七年會其從子匯于京師則君没十年矣乃
録其行請銘君諱元鎮字元亨其先蜀人今居安福之
清化里祖巖生二子皆為太學生季曰景材是為君父
君早孤母劉及其兄元方敎育之至元二十五年監察
御史舉廉能為江西憲掾居五年去之京師辟徽政掾
又辟大司徒掾皆不就元貞初詔求能書金經者君在
選中經成補湖南掾秩滿授瑞州税使改武岡録事攝

綏寧令進郴州桂陽尹累階承事郎卒官君所至當官而行無所阿避禄入不足則歸賣田宅以給之往往初多忤而後反見知者其行事之尤著者則在帥府有田千戶者死其子曰田芑芑幼弱其弟田仁襲其官攘其業而奴畜芑芑長愬于有司數年不決事上帥府復多右田仁君抱牘方力爭帥怒自左右捽君且下吏梁木壞幾壓帥帥乃止田仁恐求援行省權相數日使逮君甚急且喻之曰汝不用汝頭汝來汝愛汝頭勿來皆謂

君往必死君竟往極言田仁罪反覆無所顧不能屈乃
與芭在武岡民張氏欺胡氏寡弱占其産倪萬戸胥張
惠以罪取其田皆奪而歸之許文炳兄弟爭財二十年
不決召其兄弟泣涕而理喻之許乞罷歸在綏寧王永
明誣舒八殺人寶藍姓殺之永明伏辜諸峒饑疫大起
死者過半下令寬征賦以䘏之諸峒嚮化在桂陽民白
有盜其牛者蹤跡無所得方疑所捕二猫嗛牛耳鳴號
于庭求猫主索之果得牛立命償其牛而正其罪且桂

陽側陋供給與大縣等民力彫耗一以寬濟之故其卒也民無遠近皆縞素會哭哭盡哀猶不忍去前後被行省及部使者檄詰責諸郡邑三百餘莫不稱允而不及大用以没悲夫君之卒實至治元年十月二十有五日年六十四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所居東北龍唐之原初娶吴氏再娶劉無子以兄之子肇開為之子年六十一乃得子曰性博女三人長適大都路固安州儒學正劉蒙德次適徐經遠次適蕭信之孫男三壽

駮文豹天霓女一銘曰此孳孳稱所施而止于斯彼巍巍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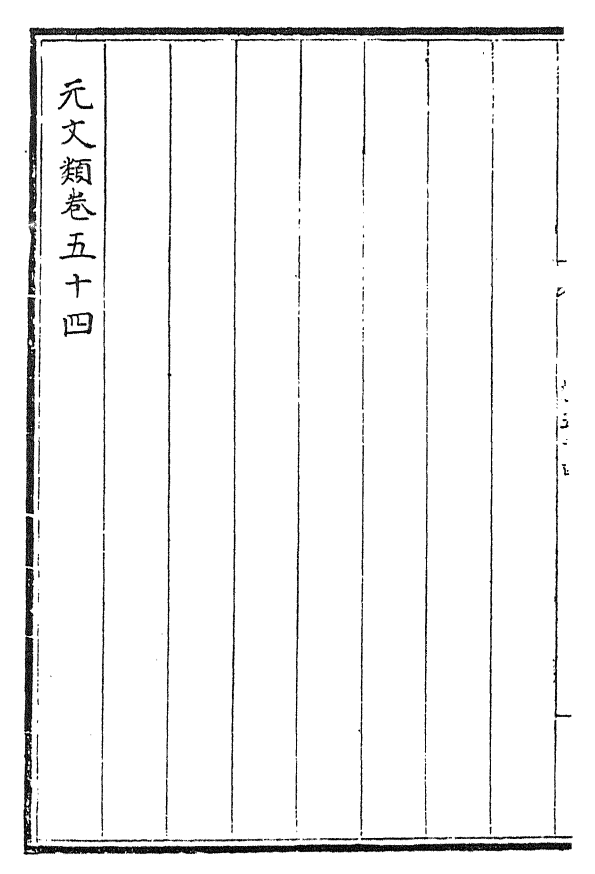
曾秀才墓誌銘　　歐陽玄

秀才曾氏子一漢既没于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聞而哭之慟知其葬有時奉行述乞銘于歐陽玄拜且泣曰人之生苟有德慧孰不願有辭于永世也弟一漢實曾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續以長願得先進一言以傳庶猶未死也玄聞其言惻然乃序而銘之曽氏永

豐顯親里大家一漢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大父悼其兄之子似俞蚤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朔生天歷三年庚午五月癸丑朏死是月戊午改至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漢五歲讀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童心年十二三能文十五六頎然長以弁不尚浮靡不事貨殖篤志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善交朋友信遇宗族鄉里之長老恭未及壯有學行辭章廪廪趣老成人初師里士劉

福遠習舉業精熟尋執摯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病痰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來拔丼舍大木似翁簮得未濟之巽心疑之不逾月一漢乃不起妻劉氏子男一人萬奴財四月而孤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于德元言者嗚呼為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存嗚呼一漢真佳子弟矣乎銘曰麟之不角鳳不如殰鶵之不翰轂

不如蝦䗫其有攄無與之為瘉瘵其垂成無生之為亭坎而深樹而搒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元文類卷五十四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應先烈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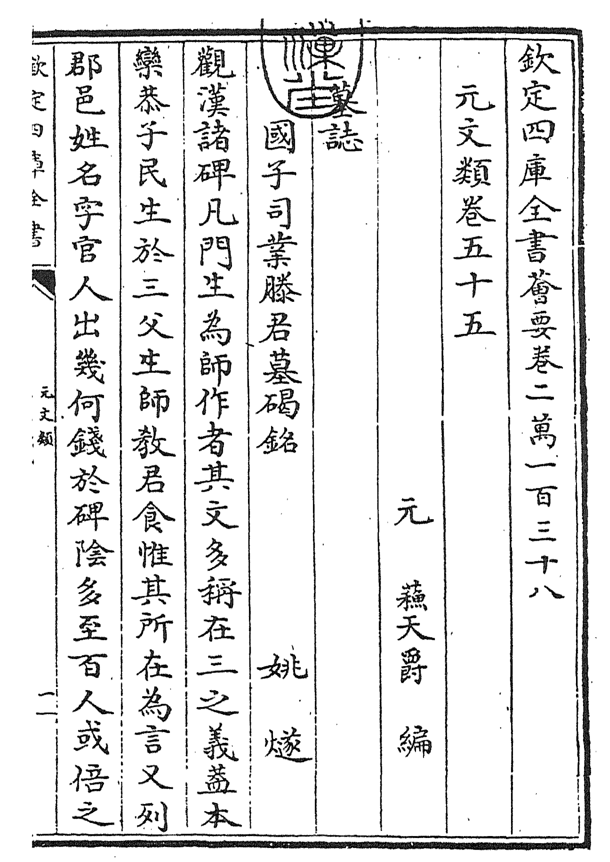
集部

元文類卷五十五至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三十八

元文類卷五十五

元　蘇天爵　編

墓誌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姚燧

觀漢諸碑凡門生為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葢本欒恭子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為言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於碑陰多至百人或倍之

今人每與今無古者篤於其師之慨至大已酉燧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脩官東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贊求表其阡以君之再入成均攝經文席者嘗數百人磐石所資成材非一二子獨加異其師豈不篤於在三之義足矯浮俗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求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爍離孫不可以貧

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曁其長
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冠齊遬及出接物
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
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高薦名于朝勑教中山是府
多士求親輝光謦欬欲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
魯廷臣善其職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歷於為監
為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說不使黥涅妄
加疑盜廢棄永世仁譽既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

未竟必撤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将入巡若事大吏徵為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為先蚤作晏休誨誘諄諄發蒙疏疑立懦魁剛各因其才矯拂於善黨坐斈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扑成均作則井然有條即升監丞再丞太常世祖賔天成宗繼序圜丘請謚太室升祔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内庭竊于外政小人顯廁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

為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為以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十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於言者遂委印去反闔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為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于治丧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廿有五日卒年五十四韲府城東南崔丘里為文二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為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東菴類稾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秉政扳之行世矣又有易辭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

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待經筵職絲綸議廟堂為憾嗚呼夫既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為至耶夫人李氏貞順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去尉東明自致終喪求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兄羽有文行蚤世銘曰孰不曰士于學始至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於篤行鍾鼓衡門益大其聲勅起布衣于定敦敎祁祁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枉刑墨仁聞曰

躋蒲秩而招入為胄監由博而丞俊髦是範轉而奉常

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損用章遷拜御史為帝耳目言

責蹇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反闕立言行後

是程方徵司業年過知命遽啓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

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姚燧

彥隆始由太原徙行至河内致其父書魯齋先生願游

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杖主

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矣尋由避宅左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胄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燧燉自河内劉季倫吕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上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一旦能横經下心事之為師屬非其道聳是曹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俄侍裕廟

東宮公為講鄭伯克段于鄢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脩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哈瑪特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引隣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愬隣婦力明其無有鞫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鷹師西京宣慰使道拉實以己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燧亦為其道副故得詳西土所為其按歷皆

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夔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塗經龍門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遣導者先之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燒棧猶車衢也如是之地皆周焉制度卒有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紿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

館鄰墻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
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竟
白濟民無佗特杖其紿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君下會
王相府拜巴哈右丞勲臣子開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
臨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
撿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
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莽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
副程思廉發數縣民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

轉粟入淇又改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其考已疾行至衛而卒公與兄揺營藏衛西輝之蘇門周卜村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即教授于輝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瘠骨見衣表弔哭之與其徒數十人拜庭進退明讓賓敬之道囂囂然先生成法也為嘆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以善及人如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侯爵託語彥隆或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線以出世議隘薄自便非時燧備

車過衛不可留不得身見為書語其然聞方督課有績其妣亦卒祔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三日卒年四十六卒莒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而已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錄河南北道勸農副使苟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拉淚擲筆數年終不能叙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過輝夫人祈世母夫人為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覃馬與游其門者庭拜燧還其幣曰吾無答吾亡友者以是佐刻石

須嗚呼非公仁義刑家能使婦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頤樂堂號頤樂先生唐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見殺於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為秦將封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豈其苗裔耶銘曰閱古五十年不稱夭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力不本耶耕播之教况冠獬角敢言

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寒猶枚其外未及其内視親于
喪觀婦于介靡一匪善靡一可凉非我友私月旦章章
嗚呼白公耳孫猶令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
盛吾賢盛位者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趺有剡其首碣石
阡隅千祀無朽

河内李氏先德碣銘　姚燧

至大庚戌鄘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都
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玉使懷之

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出不遺於受不借於發如他人侵蠹以盜其家負而責償罪没産者皆無之與交人以誠御下以寛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貴耶葢𨚍王之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爲置守冢數十户於雁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進爵爲王世居静安黑水之陽爲廟以祠孔子元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

惟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辭剏有大此者懷之爲州憲宗大封同姓初國世祖于秦以户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返成廟賜名懷寧以王今聖時方撫軍于北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則懷爲三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爲下士是邦者當宜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絶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

聞吾顧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
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懐聞其好學
懿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壻其家進之於王王甚禮之言
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為娶元氏子
季惟寅銘曰荀卿子言譬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
可用為君方惟懐為州河之陽實為三聖淵龍鄉其間
下士雖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鱗翔況復
有孫翼賢王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彊何畏

潛德無輝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姚燧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求繇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葬其鄉二子珪晉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留瑨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礮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欲阬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併全蠡民以戰績

每最進冀州元帥虎符復推與其兄廷議多其悌讓改公冀州軍民總管别錫虎符入覲受知睿宗承制監易州再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嘗憲廟世世祖方淵龍狀召聞望之臣求治道之宜今者置經略司于河之南宣撫司從宜府于陜之西部部于秦都漕于衛東西二千里道不拾遺而邢則今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弛民散最號弗治求潛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為置安撫司後邢易為順德升州為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

從祖托克烏克與公為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强俾與
開國勲臣苗胄為友則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世祖
踐極制監真定路位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慰使肇置
四道提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使河北河南累
章請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年八十三以監中山
有田宋固鄉不返葬飛狐即塋是鄉竟封原亦昭時崇
顯壽考人也夫人既同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以官植
業順德盡折秉政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禄以終年八

十二不及公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門哉因惟女子子天父天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而難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內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毋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儷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為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為今不敢氏夫人而君君之凡其不反葬中山即

別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穴既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
吾家舊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葬陝之峽石百
官咸會焉及妣夫人劉卒則葬萬安山萬安嵩高西趾
去峽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
不足於至哉則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
始亦繇此燧以其於古有徵為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
男秉政秉彝秉東女適焦簡周某孫男女九人秉政又
曰吾他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

之途合之人咢咢焉惟死途之趨復苦諱死亦惑哉如師之言則秉政不狥流俗語身後事於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銘曰襄國所直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良宜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没即斯瘞奚取日者風水焉泥孰培平原如阜而尊左之右之昭婦穆孫天厚其門既壽既祉流澤淵淵未艾來只世生顯人如夫如子

故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姚燧

燧還吳中過廣陵曰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初請曰吾祖靖肅公顧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即死所藏亂離失其處他日必虛為丘先塋石載其事無使吾先人魂遊徜徉無所於歸而一善之或遺也子義為銘隨又遣其少子可亨挐舟廣陵五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及之郢援其考所輯家塾記曰掇是事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迺本之曰魏氏繇唐相知古子林刺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為今弘之順聖遼有延恕者生中奉大夫

守成中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奉生兆答館酒使子員兆答實生甄官署令君諱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生進士特賜及第笏特賜生思庶即記家塾者思庶生初初生翰林脩撰必復可系者是九世其大于金蹊兆答弟資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鉅鹿郡開國公子平相世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世官皆以公貴贈兆答及子贚右令景元甄官與逸其諱一人再世官皆以公貴廕君始監順聖酒改弘州酒使鄧州榷使抽稅設防

有方與宜平不增歛姦無走匿額有贏籌民不苛之入副堂厨庫又為使改文繡翰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裁縫署改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人高氏七男㓪琉瑜琦玠璠玉琦太中大夫刑部侍郎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修撰令謚靖肅公與特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琉懷遠大將軍耀州庫使瑜監豐利酒皆廕官玉進士未禄卒二女一歸同知邠州節度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孫氏君究心本富計田疇

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為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為石者三萬歲抽五十一為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旬大集衣冠令教誦所業覈其進惰已則雁序立前侍飲前脩聲輝耳目漸涵化淪其心繇是成德達才多萃其門章宗甚嬖李妃夫人視妃母王姑也數召通籍禁中不可後從秋獵易州君方除道橋諸水復召曰吾思與君昆弟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令行之所在是而夫子倅是便且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敢專行俾子瑜請

之亦不可曰是家畜也親將汚人人有為不善者不畏
取戾府縣惟憚君知兵興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
不告者辠及其鄰人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
迹或致大獄君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嚴
其錮防書致其主歸之約示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
終不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
之作詩與斯世訣沐浴冠衣揆日而逝君之孝友天得
非學其使堂厨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臣子故也

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以故事無有不可又恤其無子以請肅後之靖肅又無子顧言後初則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由吾季曾鉅鹿輔政茲降脩仁潔義可謂曰久仕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中天啚為報將待夫後之人耶最初之仕外僉提刑司事為副為使入為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歷司清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於今嗚呼自序君其

知子哉矧必復於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久與亨學行嶷嶷可述銘曰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報銜身期後來門令容駟馬堂三槐必貴於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祥用獄至鉅鹿再傳旣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三遜其季叩莫膺又仁厥之祀脩撰繩官以祀比言祀則大以今脩撰孫後者再小宗旣顛蕃大宗賴藏偶失故所魂依依招之從先墓來如歸膴膴桑乾原終天地碣孰華其文太史燧

翰林脩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元明善

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駉過其家中山授余崔助教詠狀曰此結師也幸公銘俾諸孤刻之墓神道是不没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狀讀之曰先生姓董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壽八十五以卒嘗為陜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其賢特授翰林脩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致仕先生之學益明理為本篤行為要最其所至則

文雅安恬者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間化之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朔州人曾大父遷邢著户版大父資禄妣韓父彦成妣李農焉先生頴異過人學於樂舜咨劉道濟遂以儒顯娶張生三子一女先先生卒二十七年長子慶雲次子慶元慶隆女適張德禄孫男四曰壽寧祖寧叔寧蘭寧孫女二曽孫男三曰長孫昶孫澤孫曽孫女三先生卒之歲為延祐丙辰月為辛卯日為乙亥葬之日已丑其兆在唐山之

陽云夫含光緼秀蹈高遵素惟潔身之士乃能行之惟有道之朝乃能容之跡其臨涖銘之也宜辭曰龍岡之支淵淵以池種蓮于兹面我芽茨池水之清比其風霊蓮花之馨配其德徽猗嗟後生于考于評仰止斯銘千載而鳴

監察御史韓君墓碣銘　張養浩

君韓姓諱克昌字勵夫汴之太康人其上世遠不能系大父贇隱德不耀父椿官至淇水巡檢君甫冠以孝廉

辟吏河南陝西二憲司尋登掾刑部歷臺若省論事持正不撓所至表表有聞從刑部缺主事衆咸屬或謂資淺執政曰用人耳遂授君其操履益確嘗有兄弟五人為盜或論為强於法皆死君閱其牘愀然曰弟從兄者也今若是不幾族乎乃議最幼弟減死上之省可其讞闔部嘆服其他指迷趣緩稽舊蔽新凡所當為靡遺餘力時長官有娟其顓者君曰上領其槩下任其繁此自通制余何顓然以疾屢在告衆史軫其僨不煩以細惟

重辟則正是焉久之懼事壅職弛舉浙西廉訪司經歷丁某自代用是改承務郎太常大樂署令甫上拜監察御史進儒林郎雖力疾就職未嘗辭劇避難建言如皇子師友非人起居注不舉其職覈嶽政成按言國庠學規省官節財審令慎罰數事皆剴切時務為慮深遠未幾河東憲司有不勵上者臺臣為失風憲體奏君即治以訊慨然趨行或以疾止之君曰御史與散員不同吾心視常人亦異況死生命定顧可以微恙使吾有不職

罪耶乃決意徃回及半途病果劇以延祐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官於威州陘山驛春秋四十又三訃至公卿大夫士無不悼惜娶董氏一子元善從仕郎濟州判官君性端介峻儀容讀書務措諸實用論議踔厲臨政稜稜有風望外若自用而理所折衷則舍已從人如弗及故不知者頗以為狷余為右司都事時君掾省以嘗共事故知之為深嗚呼惜其年位不究而止乎此也雖然湛盧豪曹不必陸剸象兕而後知其利肅霜要褭不必

路極九有而後知其良古人韞奇攟異囿於小官而不獲伸者何限遽曰其才已是可乎哉此余所以器君之賢而又軫其施不廣且悼夫大勳不及書也然有其具而未盡其用則有非我所能必者庸何傷哉庸何傷哉是為銘

吏部員外郎鄭君墓碣銘　　虞集

鄭君諱大中字義甫早學於鄉校稍長推擇補中書戶部令史歷詹事掾史出官登仕郎納綿總管府經歷仁

宗皇帝在東宮時嘗因事得見仁宗偉其人目左右問其姓名是時仁宗愛尚文學常不次擢拔材儁於衆人之中人亦舉更名所居業以自傅會驟得顯用者甚衆而君畧不少自衒鬻才得為中書掾掌選調陞吏部主事以廉敏為丞相器重而君丁内艱去國服闋除東平路推官終更又除嘉興路推官甫召為吏部員外郎官奉政大夫且嚮用出調廣東官於江西歸至京師以疾卒泰定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五公材行過

人視當世顯用者未見其遽相遠數賔省部要地皆不得久又常以文書為職業事無專制獨為推官時東平屬縣東阿誣民為盜者獄具矣理出之壽張童子以杖為戲誤中人死縣論以殺人之罪君持不可刑部是其議山東大水民多徙死擻君賑給者多全活嘉興浙大郡獄尤夥君决遣之數月乃至無事憲府以其狀薦之其治績可推見者如此娶何氏封貞定縣君三子重承事郎太常禮儀院太祝量野未仕三女皆幼重為國子

生時與今史官蘇天爵為同舍而集為博士故其葬君於真定之三家原也以天爵所述狀來請銘按君之先世本契丹貴族石抹氏後改從漢言曰蕭氏者是也有仕金為謀克謀客者金人之言謂帥百夫則冠以謀客為官名云貞祐南遷以其兵戍洛正大庚寅國朝兵至戰死其配楊氏亦以兵死而其子顯七歲矣為千戶鄭公所得鄭異其資不凡以歸與妻霍夫人鞠育之千戶公竟無子而歿遂以為子因姓鄭氏而母事霍夫人終

身有恩禮是為君之考以君貴贈奉政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真定縣子妣尹氏贈真定縣君而君又有兄大章中順大夫濟南萊蕪鐵冶提舉與君齊名而皆不究其用具書之俾後世知鄭氏有以石抹氏改者自真定譜顯者始其銘曰

氏族之興氣禪體承似續祠烝匪信曷徵維鄭有良吏惟遼是自銜德懷誼不敢叙其紀爰著因始俾永貽孫子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碣銘

虞　集

東明李先生為國子助教時集後至與先生為同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懇欵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為貴集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赫然用事於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

髫冠布衣刻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
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分教
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
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以為不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
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
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驚異即
列薦之於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
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舘奉常復

得為同朝集見其深静有學未嘗不嘆先生之有子焉

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

姚文公為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為之銘先君子

殁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

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豈敢辭按李氏世

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

大帥阿木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王鄆城令先生其

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

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為義理之
學乎先生乃屏絶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
嘗鬻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
城留居嵩潁間讀書三年而後歸為郡學録鄆城病還東明遠
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政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
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
祐丁巳八月巳酉終于家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
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

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洙浚潞女孫二人皆㓜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於黄頭里之先塋先生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之齋前以為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所存者有詩數百篇

曰西林集西林者先生所居也銘曰先生之容鬱乎山
岳之蒼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泱泱用世不多歛而
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我表西林來者不忘

征行百戶劉君墓碣銘　馬祖常

趙郡蘇天爵述其外大父劉君行實乞銘於馬祖常曰
先妣武功郡君昔安樂時念其父不忘懼其善不傳而
名遂泯泯也嘗以語天爵迨先妣棄世外大父終不得
銘天爵蒙慈母之教誨粗有樹立於時圖所以繼親之

志者天爵其可不免祖常曰孰無親乎孝於親之身者尚矣知又能思廣其親之志乎乃為之序而銘之序曰劉君諱成字立甫貌魁岸奇偉讀書涉大義不事章句歲壬子國家初籍民田襄鄧間君與其兄俱在行中兄弟勤穡事每代兄作勞田官稱之久之從伐襄陽先登授百夫長嘗率數十騎畧武當宋邏兵四合屢突圍出皆不勝或欲降君殺馬為食居數日不降宋人疑其有誘各引去衆服其勇丞相巴延將大軍渡鄂州江命

別將阿爾哈雅率萬戶張興祖軍分徇湖廣地君復與
其兄從破羅飛文才喻周隆黃必達張虎諸軍溥靜江兄
中瘴毒死君扶其柩而北葬既襄事輒屏跡田野課僮
種樹畜牧耕桑衣食以自給於湖南遇兵俘一儒生黎
姓用金購之曰此儒生不善力役歸我我將俾為弟子師
果同歸教諸子於鄉餘所全活者衆此儒生其一也享
年八十有四以延祐三年正月十又二日卒葬眞定平
樂原先考萬戶府君考諱義起行伍元帥史天倪辟署

權黒軍萬户會副將武仙殺元帥叛即從元帥弟丞相
天澤擊走仙轉戰兩河平金有功妣夫人孟氏夫人董
氏前君廿六年卒子二人曰寓曰海孫二人曰允中曰
孔中女一人故中憲大夫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蘇志道之夫人追封武功郡君今奎章閣授經郎天爵
之母也女孫四人一適奉訓大夫萬盈倉使李恕一適張
林一適侯誾其一幼也世本歷城人金季山東河朔兵
興賊雜蹂蹜醯其民獨眞定城完君之考因占籍焉

而令為真定人者自其考始郎中蘇志道年少日君識其為令器以女歸之後其甥夭爵又以文學進有官於朝孝而能成母之志俾其外氏之官閥世次刻於金石者竟賴其力焉銘也無愧銘曰

振振劉姓考室真定挺身兇鋒而官弗崇雖則弗崇勇也匪躬斬馬啖卒士金購士其謀則懿其惠則侈其廸其啟以多孫子女實命婦副笄封君士甥維彥曰肆於文克表外氏纘茲勞功刻待墓門維以亢宗

監黄池稅務王君墓碣銘

馬祖常

王君元父旣歿之十一年其子國史院編修官沂茹哀請於馬祖常曰子與予同登進士第又同官於朝先人生世以迄於卒其行誼無愧而終齟齬以不合於時者子能知之其宜揭以傳後者子宜為文沂之述諸狀者子宜加詳焉按王氏出姬姓周畢公高裔孫萬事晉更十世得列為諸侯滅於秦子孫徙雲中地今之弘州六世祖遵戶部侍郎山甫始著於家牒子三人曰元節察

州觀察判官生詡金左司員外郎以文學稱盖世閥遠矣曾祖諱銳金尚書戶部員外郎祖諱國綱金監察御史使河中擊總師完顏仲德戰敗死節考諱振閒關轉徙占籍眞定力學砥行起家至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經歷配丁氏有子三人長諱宗禮季諱宗義皆早世仲即君諱某幼自知問學侍經歷君居浚都爲士子經師尤長於詩歌試浚都文學掾辟江東道宣慰司令史會使專恣他吏恐誄弗敢仰視君每以義持之屬歲

澇饑郡無賴起績溪盜欸相蔓民不輯寧宣慰司遣君覆視還請蠲徭發廩以賙貶隷盜遂息進將仕郎宣城縣簿縣比歲供玉面貍四十畢罙不獲則轉購他邑糜費毒民君至請悉罷貢姦民有詭逃田賦者歲取償里胥吏循格不究君一正其籍乃建孔子廟築壇宗社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川有梁田有溝道有寓望吏徒有畏而弗肆民知有政而趨功監司郡守爭為鼓譽江浙行省屬録寧國太平二郡囚又屬考覈江陰

踐轂他州縣訟累歲不決者多以屬君所試悉有能聲江陰盜有枉為脅誅者吏黨按之既誣服已君反覆得其情為具獄白行省事上中書移刑部刑部允君議遭脅誅者得免死南陵縣僧以貲雄持縣短長堰溪水溉私田霖潦水溢則漂没崩蕩邑人訴於縣吏懼莫能施行君詣視毁之老幼至撫手拜慰且曰君出一鄉於魚鱉矣未幾擢江浙行中書省掾曹無留事適淛西廉問官與君素同里少持氣不相下頗嫉君君又不自詘

以希合乃風旨豪梗羅織君以是坐誣免不辯起除瑞州平準庫使不就改仁和鹽場司丞又不就家居數歲又改除平江行用庫使州縣趨白君所與游盡一時知名大夫士咸燭君冤而君終不自訟就使終不赴孰與君直乎忍是一往而無變君素守以流於物將推歷君之迹當不誣矣寧無為君采於有司也君不獲已就官久之自免歸階前資遣承事郎監黃池務稅以至治三年五月十三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七以其年月日葬

於某州某里之原娶把氏潁州判官時之女男三人澄沂洙女一人適浙東廉訪使侍其同朝之子通孫男二遷善崇善孫女二人皆幼君甫冠即自立勤苦為文章履其身以莊儉亦未嘗過為崖�其官業行已之畧一皆自信不妄計進取少顧時人之所為而亦以此稱之然亦以此嫉之至大間嘗為書言任人别邪正養民重守令法不可輕更令不可輕出期少施於朝廷而書不果上執政聞君名私使人致欵欲官之錢監君知不足

與共事卒謝去後果敗而君益畜其學以老不克用鉅
公聞人累薦君才宜理劇文學宜館職皆不報屛居錢
唐詩書尊俎詠歌息偃泊然無毫髮世俗慮撫育諸孫
子姪誠愛交至而急人之窮奬人之善汲汲焉猶負宿
諾而抱隱痛皆他人所難而君為之不知為有德於人之
所難也其所著有政要書十二篇陶詩注三卷詩一卷
嗚呼天與之變國土厖裂焚剽剪薙不百年而金之名
家善士之子孫遺孑不數戶矣初御史君以直節死人

惜其未能大用於時夫固知經歷君之起王氏也經歷君位不配其德以没乎今凡幾年而承事君又斥不用君子悼曰不幸然孰知後世之將昌且久歟令沂以進士入官有古學方嚮於用而克濟其美於未艾豈其碩大光顯又將在兹歟是宜為銘銘所以使後世為善者不怠也銘曰

晃弗媟也玉有玦也一擯不用有兮晳也彪炳而文立其嵲也載善於銘行妥轍也

處士甄君墓碣銘

宋本

應奉翰林文字眞定蘇天爵伯修父持所著處士甄君行狀求銘其墓曰君之鄉先達諱昌祖字茂先師侍其先生軸交秋磵王公惲俾天爵狀以謁銘子者其子恒志也銘曰

舜冑氏甄代遐邈君世有繫遠益略茂先昌祖字諱錯無極徙恒遂地著曾祖公亮德潛爍祖讓事金刺嵩洛考用致位民部慕妣劉繼王淑相若君讀六經得大約

母王湑邇老致樂築亭仿山在負郭木石與居隱操穲
師軸友惲敬不詎言倍顧行期救藥經史傳集浩以博
重屋丌册示尊閣修名曠然日孔灼蜀憲聘椽以養却
戊申月正體䖏落歲六十二瘞諸谷儷代之王賢以嫠
俏恒補吏晉梟擢女章孌兮死未妁子子克敏齒踰弱
王倸不事斯道卓斡母之蠱子職恪懿君學易協準菮
頎親小祿辭不諾惟古逸遺名不鑠賴士載辭傳磊硌
抑本兹銘不己作誰之言者蘇天爵

[illegible]

元文類卷五十五